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及其语境

□ 宫敬才 谷菁菁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2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提出了如下命题：“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命题中具有政治经济学内容，既包括社会历史转型的经济性内容，也包括经济发展道路内容。

马克思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不同语境中的经济哲学内容已被揭示出来。但是，因语境不同而造成的理论内容的复杂性和其中某些观点既具有冲击性又具有挑战性而使我们不能就此住笔，而是要在更高层次上提出和分析其中隐含的理论问题。

第一，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语境问题。马克思在不同语境中发表对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看法。语境各不相同的原因不难找到，社会历史情势、学术背景、叙说对象和论说目的四个方面的情况各不相同，造成了语境的各不相同。人们习惯性地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至于语境问题，则是在自觉意识层面没有表示存在的机会。习惯性做法导致了一系列理论后果的出现。首先，有那么多经济哲学内容被置于视野黑洞之中，最终变成了不存在。其次，在发表对中国被侵略和印度被征服问题的看法时，马克思说了那么多有可能伤及我们民族感情的话，如果不在微观和中观语境层面细加辨析，如果不在宏观语境层面紧紧抓住马克思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中的阶段性内容，得出他是“侵略有理论”者的结论很容易，但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因为他的观点与当时帝国主义者如约翰·穆勒和托克维尔等人的观点之间有本质区别。最后，如果不关注语境问题，特别是不关注马克思不同语境之间核心思想的本质性联系，误解马克思相关论述是可以预料的结果。

第二，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根据问题。从马克思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出场时间看，上述四个语境的顺序如下：一般性理论语境、东方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的社会历史情势）、原生态语境（主要针对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

的社会历史情势）和俄国特定社会情势语境（主要针对俄国农业公社的命运）。这种顺序容易给人造成印象，马克思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是先有一般性理论假设，后有社会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历史的根据，一般性理论语境后的其他三个理论语境都可视为对一般性理论假设的验证。后来面世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提出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时有根据，直接证据是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笔记即《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笔记中的思想成果进入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的文献中。微观证据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为例证，其中对大工业革命性的经典论述后来被充实和扩展为《资本论》第1卷的第四篇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序言》，以最直接的形式告诉我们，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提出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具有直接和本质的联系，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涉及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性事实就是根据。

第三，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验证问题。马克思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分析中心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性诉求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把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上述四种语境具体化，我们见到的是如下情况：一般性理论语境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东方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是殖民地社会（印度）和半殖民地社会（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命题的原生态语境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低级阶段→资本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俄国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是原始社会遗存物（俄国农业公社）→资本主义社会（或不经历这一“卡夫丁峡谷”）→共产主义社会。这四个语境表明，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涉及了这么复杂的社会历史状况。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状况，马克思如何验证自己

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 实际情况是, 三种非一般性理论语境中的内容都是对一般性理论语境中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验证, 在这一验证中, 原始社会“遗存物”的情况(俄国农业公社)、封建社会的情况(中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都顾及了, 只是奴隶制社会的情况未及顾涉。社会历史形态方面如此复杂的情况表明, 马克思确实对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进行了理论验证, 并基本做到了言之成理和持之有故。关键问题在于实践验证, 这是马克思无能为力的事情。后来的社会历史发展表明, 实践同样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是正确的。

第四, 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中的学科性内容问题。马克思在展开和论证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问题时涉及和运用了诸多学科性知识, 例如, 一般性理论语境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结果, 这是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联系问题; 原生态语境中系统论述英国工厂法立法的历史, 这是法学领域中的问题; 东方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中论及印度和中国问题时, 马克思在情感上同情和道义上声援印度与中国, 这是伦理学领域中的问题; 俄国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中论及俄国社会历史状况和前景问题时, 详尽分析俄国农业公社涉及的各种问题并与其他历史时代和地域的原始公社进行比较, 这是历史学领域中的问题, 等等。我们在这里关注经济学和哲学这两个学科。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 发展经济学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看法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眼光看问题的结果。从经济学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就能发现, 发展经济学的真正创立者是马克思,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流行观点是数典忘祖。马克思在论证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时涉及的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如下: 其一, 经济发展是时代的核心任务; 其二, 欠发达国家模仿和追赶发达国家; 其三, 不管主观选择意愿如何, 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 其四, 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不被世界历史潮流淘汰。把这四个核心性观点放到发展经济学语境并用经济学语言加以表述, 我们马上就能发现, 发展经济学的真正创立者到底是谁。经济哲学性的内容更丰富, 例证如下: 其一, 世界历史论。这种观点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历史性的时间延续和空间扩张, 二者中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经济。后来, 有专有名词表征这一内容即全球化。其二, 生产力发展绝对必需论。这种观点主张, 任何社会历史性变迁, 包括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生产力发展并达到一定程度都是绝对必需的前提。马克思终生都在坚持这一观点, 始终没有变化。其三, 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中的阶段不可超越论。此为马克思在各种语境中都坚持

的观点, 就是在论述俄国农业公社前景问题时情况也是如此, 因为马克思要求自己和其他人“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 而“俄国现实”中的种种状况“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其四是后继国家要在世界历史大潮中占得一席之地, 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痛苦过程是必然结局。它们所能做的是缩短这一痛苦的过程并减轻痛苦程度, 但这样的痛苦过程无法“跨越”。其五, 外力论。马克思在谈论非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时, 始终坚持外力论的观点, 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抱着卑鄙目的, 利用各种手段, 包括侵略和征服手段, 促使非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时代。后来的社会历史发展证明, 这种外力论的观点符合社会历史实际。其六, 诚信经济规律论。这个被恩格斯以更明确形式表述出来的观点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 但它的客观存在当是不争事实。

第五, 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思想资源问题。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一般性哲学基础是进步观念。有学者考据说, 这种观念产生于 16 世纪。进步观念先是以知识进步论形式大行其道, 然后向各个具体知识领域渗透, 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学领域中出现的结果是进步论的经济史观。经济史观是哲学性内容, 又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经济史观(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结合始自亚当·斯密, 持续到 19 世纪上半叶, 后来只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运动的兴起及其渐成气候, 继而成为经济学主流, 才使这种结合成为可有可无的内容。在这一历史时期内, 各不相同的经济史观异彩纷呈, 成为马克思提出和论证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思想资源。例如, 亚当·斯密在 18 世纪中叶的学术演讲中说: “人类社会的四个时期是: 畋猎、畜牧、农作和贸易。”到 19 世纪上半叶, 李斯特在他那部开创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 把经济史观表述得更为具体。与马克思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相比, 作为例证的亚当·斯密和李斯特的观点显得粗糙, 缺乏论证, 给人以势单力薄之感, 但其中隐含的哲学性理念却十分重要。人类社会历史中的经济演化呈线性状态, 总体趋势是不断进步和发展, 这种进步和发展具有阶段性, 后一阶段高于和好于前一个阶段, 进步和发展没有止境。这些哲学性理论带有一般性质, 它们启发和影响了马克思, 帮助马克思提出自己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这样的思想史梳理和例证表明, 马克思在提出和论证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时, 确实利用了前人的思想资源。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约 28000 字